

往事如昨

倒不了的“公社石头楼”

刘甲凡

牟平有一栋赫赫有名的“公社石头楼”，坐落在正阳路与政府大街交会处路东，主楼四层，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，是上个世纪70年代施工建设的工程。

石头楼名副其实，整栋楼的外墙体均采用“清口蘑菇石”“小麻面鸡刨荒”及“拼花虎皮墙”，就连檐口和门棚这些悬挑部位，也用雕凿精美的石块把混凝土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整栋楼设计精巧、结构合理、做工精细、古朴端庄，与周边那些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相比较，有着独树一帜的传统建筑风味，现已成了牟平城区地标式的建筑。我参与了石头楼建筑施工的全过程，转眼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当年艰苦的施工场景还历历在目。

白手起家 成立公社建筑连

1974年11月16日，牟平县城关公社建筑连成立了。公社党委一把手邹立桂书记亲自抓，把全公社65个大队搞建筑的头头以及那些技术不错的木瓦匠全部组织了起来。

建筑连配备了当时最强的领导班子，指导员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“焦裕禄式好干部”李德沂；连长李瑞礼是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；副指导员刘曰明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；排长曲宝寿、赵元波、常永明及其他班排干部，都是牟平建筑业一流的



牟平赫赫有名的“公社石头楼”

技术高手。正阳里村建筑队是当时牟平颇有名气的建筑施工队伍，其中领班的头头一下子抽调上来十多个，记得有杨秉玉、杜善鸿、孔庆刚、崔家利、于志敬这几个“大拿”，都成了建筑连的骨干。

建筑连在著名战斗英雄杨子荣家乡的礼堂里进行了短期集训。集训结束那天，除了李瑞礼连长从邹书记手中接过了一杆红艳艳的大旗，其它施工机械、设备一丁点也没有，名副其实的“一穷二白”。在接下来的东

系山16孔敞肩石拱桥会战中，我们硬是靠着“革命加拼命，拼命干革命，有命不革命，要命有什么用”的精神，克服了施工中的重重困难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1975年秋天，城关公社党委决定建设一栋四层高的石头楼，作为城关公社被服厂的厂房。这个施工任务交给了我们建筑连三排，大伙儿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我们一直干着修桥涵、砌渠道这些不起眼的工程，终于要进城体体面面地建高楼了。

精益求精 建楼如创作艺术品

石头楼是我们连队的技术负责人杜善鸿设计的，其主体工程为整砌毛石与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。从美观的角度考虑，外墙设计的石料主要分为“清口蘑菇石”“拼花虎皮墙”“小麻面鸡刨荒”这几种形式，工艺要求都很高。

当年没有任何石材加工机械，都是靠我们一锤锤、一錾錾敲打出来的。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为使瓦工有得心应手的工具，工地上立起了烘炉，由技艺精湛的宋师傅为我们加工了手锤、打锤和方子，为石材加工提供了很好的保障。

石头楼正面突出部位最下部那几排超大清口蘑菇石，每一块都有几百斤重量，几个人合作才能搬得动，加工

难度相对较大，都是由几名身强力壮、技术精湛的工人来完成。砌筑的时候，也是由几名精壮瓦工喊着号，把石块沿着坡道拉到预定部位砌筑起来。

为了整体美观，东西副楼的窗间墙被设计成“拼花虎皮墙”。这种工艺全凭瓦工师傅独到的眼力、审美观和高超的技术，我们硬是把那些不规则的石料拼接得浑然一体、精美如画。记得西单元二层窗间墙那朵盛开的梅花，就是出自王在滨师傅之手。

东西楼梯间的外窗套，由我和张忠福师傅负责。那个部位是由“小麻面鸡刨荒石”干缝砌筑，其工艺要求相当高。所谓的“小麻面鸡刨荒”，就是指在平整的石块表面凿出一个个麻点，就像小鸡啄米那样一个紧挨着一

个。从动手加工石料开始，就必须用拐尺对角归方，一丝不苟。砌筑时，要求上下石块衔接处严丝合缝、表面不显露砂浆，远远看过去，三层楼高度的楼梯间窗套浑然一体，十分美观大气。

我们的排长常永明对工程质量控制得特别严格。他整天黑虎着脸，看到哪块石头不符合要求，二话不说，上去一脚就踹翻了。记得他挂在嘴边的有这样一句话：“等我们死后几百年这楼也倒不了，要给儿孙辈留下点像样的东西。”时至今日再回头看看，他当年那几句朴实的话，其实就是至理名言。如今，当你走近石头楼就会发现，每一块石料都是线口平直、对角方正、凿点匀称，说这些都是艺术品也毫不为过。

险中求胜 汗水浇筑出杰作

当年施工中所用的脚手架，没有如今的钢管和钢扣件，全部是从各个生产大队抽调上来的木头杆子，再用麻绳绑扎成单排架。麻绳最怕在太阳下暴晒，时间长了就老化了，再加之石头的碰撞，极易损坏。为此，常排长安排专人每天都转着圈进行检查和浇水湿润。

每块石料都是百十斤，砌筑墙体时，由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喊着号子拉动滑轮，把一块块石块运送到高高的脚手架上。那确实是拼体力的活儿，一天下来，一个个累得腰酸手胀胳膊痛。杨永梅、董云英、沈传芝这几个女孩，手都被拉绳磨破了，可从没见到有喊苦喊累的，都咬着牙坚持下来了。

一层砌体结束了，要安装楼层混凝土空心楼板了，可工地上根本没有起重机械设备，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吊

装方法——竖起木头抱杆和人工推绞磨。这种施工方法不但功效低，还极端危险，因为在构件就位的时候，需要倾斜抱杆，一旦反转绞磨时步调不一致或缆绳出现问题，就会造成严重事故。可那时我们只能这样干，别无选择。每当吊装构件的当口，常排长就黑虎着脸，眼珠子瞪得铜铃铛似的，吓得我们每个人都全神贯注，从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
当工程施工到二层安装空心楼板的时候，土法施工实在不行了，工地上才安装了建筑连第一台井字架和上料盘。这在当时属于了不起的技术设备，成了我们建筑连的宝贝疙瘩。分管生产的曲宝寿副连长亲自到工地指挥安装并传达连部的指令：除了操作员林国涛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启动上料盘，如因违章操作引发事故，将受到严

肃处理。

虽然竖立起了井字架上料盘，可安装空心楼板还是要和杠杆车结合起来。一块空心楼板几百斤，由杠杆车前后两个下垂的钢筋卡扣住，然后几个人齐心合力推到上料盘上。到了安装空心楼板的楼层，杠杆车要通过颤悠悠的悬空脚手板，一步一丝挪动着把空心楼板安装就位。

时光流水般地过去了，石头楼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。和周边那些光鲜的现代建筑比起来，它的身上更多了几分岁月的沧桑感。每当从它的身旁走过时，我就会对着自己当年的“杰作”端详一番。自豪之余，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常排长那句“等我们死后几百年这楼也倒不了，要给儿孙辈留下点像样的东西”。我们做到了。

怀故人

哥哥

盖少艳

哥哥是除了父母之外最疼爱我的人。

哥哥长得又黑又瘦，每天放学回家都帮父母做农活。喜欢偷懒的我总找借口逃脱干活，每次哥哥都笑着说：“二丫，你懒死了。”哥哥有好吃的从不舍得吃，总把东西塞到我手里：“给，二丫，哥留给你的。”我会像个馋嘴的猫儿一股脑全吃了。

哥哥的学习成绩特别好，在班上排在头几名。我贪玩，不好好学，我哥没少说我，我也没少反驳他。每次哥哥都很生气：“你这个样子，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？”“不用你管，别瞎叨叨。”我回道。

我上初一那年，父亲去山上打石头，被土炮轰了腿，很长时间不能下地干活，只能躺在炕上养着。母亲愁得彻夜难眠，父亲也唉声叹气，捶打着自己的双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和哥哥只能有一个人去上学，另一个则要下地干活。父母商量之后，决定用纸条来决定。

哥哥抢着写了两张纸条，以最快的速度揉成团放进了碗里。母亲严肃地说：“来，抓阄吧。”我和哥哥对视了好久，我心里想，你是哥哥，应该让着我。就在我内心激烈斗争时，哥哥笑了，他大声喊着：“二丫，哥先来吧！”没等我反应，哥哥就直接拿了一个纸团放在手里，看完就把纸团撕碎了。我惊呆了，父母的脸色也很难看。“二丫，打开纸团看看，哥知道你运气好。”我铁着脸，把纸团拿起，展开，上面清晰地写着：“上学。”我迟疑了一会儿，高兴地喊着：“我抓到了，可以上学了。”看着我，哥哥也笑了，但我总觉得哥哥的笑里藏着几分失落。

能继续上学我很高兴，暗暗发誓，一定好好用功读书，不辜负父母和哥哥对我的期望。我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，课间时候别人跑出去玩，我则留在教室看书；晚上睡觉前，我都要把课本温习一遍。经过努力，我的学习成绩一跃而上。家里人都为我高兴，尤其是哥哥。

初二那年，学校划分了重点班，我被选中了，需要在学校住宿。学校离家有3里多路，哥哥推着自行车载着行李去送我。在路上，哥哥叮嘱我好好读书，别挂念家里。到了学校，哥哥帮我铺好了被褥，对我说：“二丫，晚上睡觉警醒点。”送哥哥到校门口，就在我转身往回走时，哥哥忽然喊住了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钞，硬塞到我手里。

哥哥经常去学校看我。每次来学校，不是捎来母亲做的葱花油饼，就是他花钱买来的油条。每次看见哥哥站在教室外，我总是飞奔出去。

永远忘不了那个秋天。那天，哥哥去学校找我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哥，我想吃山楂。”“傻丫头，那还不容易，等哥上山给你摘，送给你。”到了下午，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，体育课临时换成了语文课。我们正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课，突然，一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人跌跌撞撞冲进教室，大喊着：“二丫，在这个班吗……你哥……掉下悬崖啦……”
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脑子混沌，僵硬着……等有了意识之后，我发现我跪在家门口，旁边横放了一块木板，哥哥躺在木板上，脸上满是血……身边哭得泣不成声的母亲，满头的白发随风飘摇着。我用力地推搡着哥哥，“哥，别吓我！哥，你醒醒……”我的呼唤，哥哥听不到了，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用颤抖的双手擦拭着哥哥脸上的血，一边擦，一边哭喊着……嗓子哭哑了，眼泪也干涸了。我小心地擦拭哥哥的手时，竟发现哥哥的手里还紧紧攥了一粒红色的山枣儿。

后来，我考取了一所中专。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哥哥，也会情不自禁地往教室门口张望，幻想着哥哥挥着瘦弱的胳膊喊：“二丫，哥哥给你送饭啦！”……